

春天住在 我的村庄

厉彦林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乡情凝重永恒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聆听春天的脚步

乡村情结

享受春雨

.....

亲情刻骨铭心

回家吃顿娘做的饭

凝望娘的满头白发

赤脚走在田野上

家训

.....

真情深邃高尚

风雨荷塘

青石小巷

我盼拥有一捧土

“蒙山特产”

沂蒙山小调

.....



春天住在 我的村庄

厉彦林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 厉彦林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328-6810-0

I. ①春… II. ①厉…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6846 号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厉彦林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 82092663 传真: (0531) 82092663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 印张
书 号: ISBN 978-7-5328-6810-0
定 价: 27.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 — 2925659)

序——

可贵的是独特而隽永的创作风格

石 英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这是一句多么清新、素朴而内涵深厚的诗。它又是全书精当、简练、画龙点睛的引子；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说，又大致能够概括这部散文集的风格。

其实在这以前，我就读过彦林同志的许多散文，应该说是相当熟悉的了。我早有此感觉：他的散文作品几乎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创作风格。

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就应当说是非常难得的。我本不想在不同路数、不同风格的散文之间进行比较，但在当前庞大的散文产出中看到数量不少的类型化、“公众模式化”作品比比皆是的势头下，我又实在不能不对有特色、风格鲜明的可贵出现表示由衷的赞赏。而彦林同志的这些以写乡情生活为主体的散文作品确是当前应当受到欢呼的突出典型之一。



虽然，我们也看到，关注农村（或追忆农村生活）、重于乡情的散文作品现在和以前也并非个别，其中有的也不失为上乘之作，但值得重视的是，彦林的乡情散文确有自己的独特视角、独特感受、独特的表达方式。而且他绝不是以旁观欣赏者的角色出现，更不是那种冷眼搜寻者觅踪猎俗地记录文字，而是对淳朴的乡情、可亲的人物乃至给予祖辈和自己赖以生存的热土抱有爱之不尽的融融纯情与深深的敬意。作者的这种爱意和深情延及母亲般的土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乃至整个大自然。给读者的感觉，这一切就是生命之根、水乳之源。更深刻的是，他是以离开乡村在都市生活多年的大地之子的身份，却保有对那片土地不断的根系，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重新感受乡亲、重新审视这里的一切，由此便提升至一个更高的人性和美学的层面。并且又主要不是以纯理性的文字而是具象的语言传达出来的。说到彦林散文的语言，我觉得其出色之处在于具象中的诗性，虽生活化而不见杂。他提炼得极好，却不使其干巴得只有筋骨，而是有筋骨又有肌肉，肌肉在外而筋骨在其中。这种本质的把握与调控是很不容易的：它需要作者内在的美学选择、丰富与锐敏的观察、圆润地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夫。“无数条小路，蜿蜒蜿蜒地钻进村子。路边是大小不一的田地，茂密的庄稼尽情享受春天的阳光和春风的宠爱。麦秆粗壮，麦叶翠绿，就像擦了一层油，光亮亮的。小麦在风中你推我搡，正忙着蹿个和灌浆，远看似碧绿的波涛、飘动的绿绸缎一般，走近细听仿佛正在窃窃私语，诉说沉睡了一冬的秘密和相互攀结、齐步成长的故事。”（《春天住在我的村庄》）类似的例子在他的散文中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读起来从无刻意为之的感觉，而是自然天成，这说明作者在观察与感受中已经形成了“内部语言”，只待付诸文字了。不言而喻，这当然取决于一种感情、一种修养、一种功力。

众所周知，彦林同志同时是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他的散文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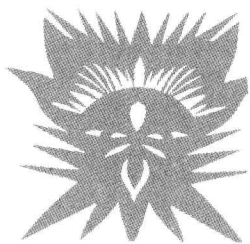
的锤炼功夫无疑与对诗的悟性有很大关系。譬如说，他的散文虽十分具象而不冗长，虽不乏细节但极其俭省，以精当到位为宜，等等。但他的散文仍然是散文，而且最富于散文的特征，极少有将诗的形态直接引入散文的情况。本来，他的诗作中也很善于抒情，而他的散文虽也富有抒情性，却基本上是在对具象生活的描写和感受中“注入”了抒情的意味。这样才能造成他的散文具有丰富性与抒情性、生活化与诗质高度和谐之所长，“奥妙”可能就在这里。

还应提到，读彦林的散文，另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它的完整性，显得浓密结实却又疏密相间、错落有致。读罢总的感觉是一个圆，而不是那种拉拉杂杂的东一锄头西一耙，最后的感觉是没有“型”。我们常听到的说法是：散文是一种最自由的文体，有很大的随意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许没有错；但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散文也需要起码的规范，不是可以随意挥写的。从表面上它的确比较自由，但内在的章法还是要有所讲究的。我之所以说彦林的散文都有相当的完整性，读起来是一个“圆”的感觉，就是因为他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必要的规范和一定的章法。譬如他的《享受春雨》就是循着一条清晰的思路进入了春雨的情境：“也许是刚经历了冬天太多的郁闷和压抑，也许是寒风、残雪在记忆的底片上留下太多的沧桑与悲凉，万物掐灭生命的色彩，关闭生命的声音，孤独地萧条着，沉默着。一夜微风，唤醒早春三月黎明的呼吸，也吹来了北方第一场春雨”……随后就是几个骤然的“点”：春雨对人心绪的过滤；春雨贵如油；春雨又是会说会笑的精灵，等等。虽也浮想联翩，但均未逸出心灵中春雨的规范。由此可见，散文必要的规范，首先是内在所欲表达的那块生活与灵性的天地，如此才能自如地驱策外在章法的营构。而片面地、不加分析地强调散文的自由和随意性，过度了就是一种误导，势必在初学者中造成散文最容易写、怎么写都是散文之弊端。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彦林的散文既是比较传统的，又具有很新的创新意识。“与时俱进”，用在文学创作上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他的尊重传统，首先是合理地坚持与吸取传统思想、道德乃至风习中的优秀的东西，这也就是他乡情散文的根基所在。再就是正确运用古典的和现当代文学中经过淘滤的精髓与表现手段，来反映他钟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然而，他绝不一味泥古，也不从众履今，而始终坚守以自己的悟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式。如他的散文既明丽又含蓄，另一方面又分明拒绝晦涩与“灰色”；他当然是视生活细节（尤其是他所钟爱的乡村生活）如珠玑，但他绝不乱摆琐碎的生活杂货摊，更对当前某些所谓写生活散文无意义的“过程化”尽量规避之；他的散文语言中有不少诗性成分乃至通感、转意、借喻等等，增强了语言的活性与张力。但它们确是浑然一体，并无零碎堆砌之感。也就是说，他旨在求新创作，而又避免当下散文中那种以怪为新式、以看不明白为新的倾向。

一个作家清醒的“定力”是至可宝贵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形成独具风格的散文作品在当前铺天盖地的散文产出中尤其可贵。





序——

可贵的是独特而隽永的创作风格 石英

乡情凝重永恒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 2

聆听春天的脚步 / 6

乡村情结 / 8

享受春雨 / 12

夏雨中的山村 / 15

乡间秋雨 / 18

故乡那条弯弯的小河 / 20

乡村货郎 / 24

旱烟袋 / 27

沙土路 / 29

清淡的槐花香 / 31

山林记趣 / 33

院中那棵老槐树 / 35

煤油灯 / 38

沂蒙地瓜 / 42

回家过年 / 49

电视节目 / 52

露天电影 / 56

炊烟袅袅 / 61

择邻乡村 / 68

挽留村庄 / 72

亲情刻骨铭心

回家吃顿娘做的饭 / 80

凝望娘的满头白发 / 82

赤脚走在田野上 / 87

家训 / 89

种萝卜 / 95

布鞋 / 97

石磨 / 102

祖孙四代求学梦 / 106

父爱 / 110

安琪儿的微笑 / 114

青春 20 岁 / 116

牵挂是福 / 121

春燕归来 / 125

怀念我家那条老黄狗 / 129

腊梅花开 / 132

狗尾巴草戒指 / 135

爱情形态 / 137

婚姻模式 / 141





真情深邃高尚

风雨荷塘 / 146

青石小巷 / 148

我盼拥有一捧土 / 150

“蒙山特产” / 153

沂蒙山小调 / 155

走近孟良崮 / 158

沂蒙红嫂 / 162

“偷菜”，都市人的庄园情结 / 169

乡下老家的菜园子 / 173

无名山北坡那片菜园地 /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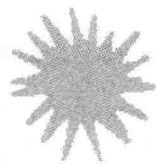
家有半分菜园 / 180

中国春节 / 182

跋——

阅读，因你而精彩 方圓

后记



乡情凝重永恒

乡情，是一坛醇香绵长的陈年老窖，是一缕浓得化不开的魂。山岭，土地，河流，乡亲，叠加记忆的底片，彰显生命本色。童年，少年，青春时光，乡音，乡情，乡味，延续生命的基因和遗传密码。在寒风凛冽的隆冬，在失意消沉的时刻，听听乡音，叙叙乡情，品品乡味，心静如镜，顿感周身温暖……

春天住在我的村庄

世上任何人，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离开家乡久了，就不知不觉地思故乡、忆故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每当吟读贺知章这首著名的古诗，朝着家乡的方向，举头凝望家乡时，家乡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儿。但闭上眼睛，脑海里总会重现记忆中的那个故乡。那村庄，那炊烟，那庄稼，那黄牛，那杨柳，那晚霞，那一切一切……仿佛是生命的一部分，难割难舍。

我的家乡在古老的沂蒙山区，村庄四周是驼背山、鸡鸣山、柴虎山，三座山自然构成弧形扇面，像几双大手护卫着我的村庄。村落就端坐在三山相倚的一块丘陵之上，土质不肥沃但也不贫瘠。春天来了，村庄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坐在绿荫之中，仔细品味庄稼和野花的芳香，像位慈眉善目、安祥知足的老人，宁静淡泊，无忧无虑，细细咀嚼着山乡的沧桑历史，做着甜美的梦想。

春天的村庄，隐藏在刚刚冒芽的树木丛中，从远处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只觉得它像一幅淡淡的水粉画，透出几分朦胧、神秘和素雅。房前屋后，那椿树、槐树、杨树、楝树、梧桐树，稀稀疏疏，比赛似的在成长。农家有种树、栽树的习惯，这树长大了既可以做家具，或者卖钱，还可美化、绿化庭院，预示着家境兴旺。树多了，就自然遮住了村庄。有的树老了，筋骨苍虬，枝干上爬满岁月的伤痕和鸟巢。刚栽的小树纤细柔弱，就躲在大树谦让出的空隙间，努力地伸展自己细长娇嫩的枝叶。大树、小树和和睦睦，互映成趣。

无数条的小路，蜿蜒蜒蜒地钻进村子。路边是大小不一的田地，茂密的庄稼尽情享受春天的阳光和春风的宠爱。麦秆粗壮，麦叶翠绿，就像擦了一层油，光亮亮的，小麦在风中你推我搡，正忙着蹿个和灌浆，远看似碧绿的波涛、飘动的绿绸缎一般，走近细听仿佛正在

窃窃私语，诉说沉睡了一冬的秘密和相互攀结、齐步成长的故事。黄色的油菜花，身披暖洋洋的阳光，跳着舞蹈。那辛勤的蜜蜂穿行其间，忙着采花酿蜜，一会工夫两个前爪上就沾满了黄嘟嘟的花粉，那抖动的翅膀搅起淡淡清香，沁人心脾，如同喝了花蜜一样。那茵茵的青草，就像刚刚舒展开的绿地毯，铺满了河边、田头、路边，一直蔓延到庄稼地边和村头的菜园。田野里一顶顶草帽或苇笠在浮动，乡亲们正忙着间苗或除草。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着，透出斑驳的光影，这时在树下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会感到格外惬意。路旁，那放羊的老人，坐在树下的蓑衣上，嘴里含着一根长长的旱烟袋，哼着吕剧或自编的小曲，眯缝着眼，凝望着天上飘动的浮云和飞翔的布谷鸟，不时用眼角瞄着在河滩或荒坡上啃草的羊群，神态自如，悠然自得。

靠近村庄，路两边是大大小小、方方正正的菜园。仔细地瞅瞅，什么黄瓜、青椒、芫荽、韭菜、豆角、香葱、茄子，各种蔬菜应有尽有，青、红、黄、绿、白五颜六色，七彩纷呈，有嫩有老，有圆有长，或密集地长在地上，或稀疏地挂在藤架上。农家种菜使得都是沤过的猪粪、牛粪、鸡粪等农家肥，长了虫子也不打农药，多在清晨用手捉着喂鸡了。因而那菜纯正，无污染，颜色好，味道好，更有营养，称得上是绿色产品。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一个秘密，各家各户的菜园之间没有篱笆和围墙，那菜长得无忧无虑，常常把枝蔓伸到邻居家的菜地里。谁家来了尊贵的客人，或者是菜接济不上了，只要说一声，就可跑到邻居的菜园里去采摘。谁家的菜被别人家要去得多，说明这家种菜的手艺好，人缘也好。

春雨中的村庄异常美丽漂亮。灰蒙蒙的雨雾，隐隐地遮住每一栋房舍，村庄就像一位披着彩纱、含着几分羞涩的村姑。走进村庄，那泥土、青草、庄稼和牛马粪味混杂在一起，竟让人特别坦然和舒服。村里的路不宽，就是平常的沙土路，本来是平整的，已被来往穿梭的拖拉机、独轮车、三轮车、轿车、自行车碾压得坑坑洼洼。一下雨，路上的人就自然多起来，大人们跑着去田里堵水灌地；放学的孩子顶着书包或披着蓑衣往家跑，不小心一个四仰八叉摔倒在路上，那黄泥汤溅了满屁股，书本也甩了满地。孩子一边哇哇地哭着，一边赶忙收



拾散落的书本、橡皮和铅笔。那样子，透出几分憨厚与可爱、几分纯朴与拙笨。母亲呼喊孩子的声音，在湿润的空气中回荡，震落树上的水珠。那水珠“咕咚”一声落下，钻入你脖子，凉凉的，爽爽的，舒服极了。

家家都用青石头或灰砖头垒个院墙，盖个门楼，门上过年贴的对联仍然鲜红，祝福、喜庆的吉祥话依然十分清晰。推开院门，迎面是堂屋，东西两边是侧房。堂屋是主人接待客人和住的地方，侧房多是存放粮食、家具和做饭的地方。多数人家在院子当中留点地皮，刨得深深的，整平，调出畦子，栽种上一些常吃的蔬菜，来客人、下雨天、大忙时都能应急。许多家庭还在院子里栽上一些月季、牡丹、海棠、山杜鹃、桅子花和各种草本、木本的山野花。春天来了，花儿们争相开放，农家小院增添了几道风景和些许的乐趣。庭院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压水井。各家用水泥和砖头垒砌个水池子，那水有用铁棍手压的，也有用小电机抽的。离水池不远处，大都栽着苹果、山楂、梨、杏等果树，有的栽着笨槐树，或者搭个葡萄架、丝瓜架。用井里刚打上来的凉水泼泼院子，浇浇花和树木，霎时院子里凉爽湿润了许多。到了夏天，山区的太阳毒辣辣的，中午一家人可以坐在树下或丝瓜架下吃饭，晚上这架下格外清凉，就放一张竹床或麦秸编的草苫子，大人们一边谈论着村上老掉牙的奇闻轶事和家常里短的琐碎事，一边摇着蒲扇，为睡着的孩子驱赶蚊子。即使整夜睡在这架下，也不会被露水打湿，伤着身子骨。根根的丝瓜挂在架上，在风中摆动，几天的工夫就长大了。那丝瓜可是一道好菜，用笨鸡蛋一炒，味道十分鲜美。

雨过天晴。到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把山岭、田园、村庄涂抹得金灿灿的，水库和塘坝里更是金波荡漾。各家屋顶上早已升起了直直的炊烟，那炊烟不一会儿又自由地散开，弥漫四野，村庄烟蒙蒙一片。煦暖的微风中，一缕缕饭香扑鼻而来，口水自然就流出来了。这时喊孩子和唤鸡鸭的叫声，牛羊哞哞的叫声，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一声，响彻村庄的上空。家家的柴门吱吱地响着，锅碗瓢盆合奏着。上了年纪的老人，饭前说啥也得品上二两老烧酒，脸色红润，悠然陶醉。如果坐在土坑上或者坐在庭院子里，扒一碗用菠菜、白菜做的小豆腐

或用刚脱皮的小麦熬的粥，你一定会感到胜过世上所有的美味佳肴，顿时胃口大开。等圆月从山嘴上升起，把银色的月光洒满山乡的角角落落，村庄已枕着夜色和湿润润的雾气，沉浸到恬静、安谧的梦乡里去了。

数百口人的村庄，几经风雨沧桑、坎坎坷坷，却看不出忍辱负重、步履凌乱的迹象。村庄是大家的，每人都是主人，彼此知根知底，十分熟悉。村子小，拐弯抹角，也都沾亲带故。就算是个孤儿，也可以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照样快乐健康地生活着。每个人从出生那天起，就成了村庄的一部分，自己的生命、命运就与村庄紧紧地交融在一起。村庄在生长，但它从不挪地方，它在等待远离这个世界的祖先逢年过节能够回家接受祭拜，等待外出闯荡的每一位游子如期归来。风雨可以冲垮院墙甚至房屋，拔掉大树和庄稼，但依然搬不走村庄。修好院墙，栽上几排树木，养几只鸡，喂条狗，还是原来的家。家乡虽然土地瘠薄，但却是一片知痛知热的土地，村民就是生生不息的庄稼，在一茬一茬、一年一年地生长。走在村中，时常有叔父大爷远远就喊我的乳名。那熟悉和气的乡音，那慈善亲切的笑容，会把你带回一种原始且真诚的记忆中去。那情，那义，那难以言明的惦念和关爱，就像一坛陈年老窖，不喝就醉了。

乡下人远离世俗，日出而作，日暮而休，有清风明月，有山光水色，还有粗茶淡饭，自在而快乐，享受现代文明却不追逐时尚，那是一种忘我的近乎原始的生命状态，那是一种美好传统的守护和永恒。比村庄大几百倍的城市，盛产奇迹和欲望，却少了些许乡间的拙朴与宁静。不管游子旅程走多远，无论远离故乡时间多长，生命的根须永远扎在生他养他的故乡。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一头扎进故乡的怀抱，仔细品味乡村那自然、纯真、素雅的景色，享受山乡那纯洁善良、宽容厚道的人间真情，便捡回豁达、宽容、淡泊的心境和割不断、理还乱的乡村情结。

刊登于《人民日报》



聆听春天的脚步

2009年的冬天，本来人们担心温室效应，可能会出现暖冬现象，可谁知连渤海湾都百年不遇地结冰了，尚未平息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增加了人们过冬的感觉。因而，大家尤其期望春天早点醒来，满足寻春、赏春的冲动……

“春打六九头”。又是一年芳草绿，春风十里杏花香。立春第二天，济南下了一场小雪，可谓第一场春雪。春天确实挡也挡不住，走到户外，长长地、深深地吸一口气，异常清爽惬意。在我们不经意之间，春天已仙女般飘然而至，春天的大门已经打开，只要屏气凝神地聆听，自然就能听到春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不小心，思绪在春天的声音中滑倒，与春娃扭成了一团……

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每时都有新生命在萌动，每刻都有新希望在诞生。春天的脚步是轻盈的、匆忙的，又是舒缓的、美妙的。济南这座城市春脖子特别短，不几天光景，人们就脱下棉衣换上衬衫了。城里的春天，无非是道路两旁的树木由枯到荣、草坪由黄变绿。城市的季节变换主要集中在视觉上，春天的声音已被烦杂的噪音掩埋，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乡间的春天。闭上眼睛，脑海里悄然展开这样的画卷：天高，云淡，田野空旷，和风拂面，野草如织，野花似锦。春雨绵绵，春雨声声，一场春雨一场暖。细腻柔婉的春雨过后，几朵白云点缀着蔚蓝的天空，密密匝匝的花草探出尖尖的脑袋，青春的希望陡然钻破残雪覆盖的土层。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农家日子紧巴，一下雨河边就齐刷刷地冒出苦菜、灰菜、马齿苋、荠菜、野韭菜、野葱等可以充饥的野菜。河岸柳林含烟，所有的花、草都在风中翩然洒脱地舞蹈，一幅北国早春画卷被春风徐徐展开，透出久违的清韵、旷达与飘逸，还有不尽的淡雅与从容。

暖洋洋的西南风一吹，动物也从酣睡中苏醒了。催春的布谷鸟从田野掠过，我分明看到它的翅膀上写着的艰辛与沧桑。小燕子拖着剪

刀似的尾巴，衔着春光，呢喃着返回家乡，有的衔泥筑巢，有的嬉戏云间，舞姿翩跹。河湖上的冰开始消融，在水底下憋了一冬的鱼儿欢快地跃出水面。勤快的鸟儿吵醒花草憋闷一冬的梦。山前屋后，报春花、玉兰花、桃花、杏花、梨花摇曳一树的金黄、粉红、雪白，引来蝶飞蜂舞。蜜蜂嗡嗡地忙碌着，蝴蝶俊美的翅羽扇动缕缕清香。知名和不知名的昆虫儿，弹奏此起彼伏、高低宏细、灵性各异的美妙乐章，成为春天开篇的绝唱。鹅妈妈带着一群披着淡黄色绒毛外衣的小鹅在学游泳，稚嫩叫声划碎盈荡的水面。

树木新抽的枝条，像一双双挥动着的手臂，在拥抱新娘般的春天。此时，人们可以静静地坐着或者躺着，尽情沐浴暖洋洋的春光，享受春风的飘逸和轻柔，咀嚼阳光的味道。河岸上的男童，折下几根光滑的嫩柳条，小心翼翼地拧开绿树皮，抽出里面那白花花的枝干，剩下外面绿油油的皮，制作成柳笛、柳哨、柳号，然后再做一顶柳帽。一群穿着红裙子的孩子正在远处的草地上雀跃，“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的童稚歌声悠悠飘来。不远处，头上别着野花的大姑娘、小媳妇在畦垄间追逐、嬉闹，采野花，挖野菜，银铃般的笑声萦绕空旷的田野。农民开始耕田播种，累了就坐在田头喝碗水、抽根烟，片刻之后，张开喉咙，长吸一口气，吆喝起野味十足的赶牛调，粗犷的山歌如烈性老白干，把田野灌醉了。那清脆的笛声、笑声，哗哗的河水声，粗犷的吆喝声，汇集成和谐优美的乡间协奏曲。

春风在跑，春雨在飘，野草在舞，野花在笑，大自然的春天降临了。寒冬过后是暖春。只要我们用耳朵听，用心听，用生命听，用灵魂听，就必定倾听到春天的脚步声，烦恼和疲倦顿时烟消云散，自由豪放的心境融入自然，在春天里绽放律动的生命和蓬勃的希望。春天从不吝啬春光和春色，春天的脚步正与心灵合弦、与时代合拍，带着我们的梦想，奔向阳光的方向。万物接受着春天的恩泽，点燃刻骨铭心的激情与五彩斑斓的梦想。

春天的脚步，是生命自由舒展的胎音，是大自然永恒的心跳和铿锵的脉搏，是春天豪放的歌声和庄严的承诺。

刊登于《文艺报》

